

剑海心舟系列

七步毒龙

四



七步毒龙

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

叶洪生先生倾情推荐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七步毒龙

著 者 上官鼎
责任编辑 扎木苏
装帧设计 宏 松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4 字数 62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7-80506-651-5/I·294

定 价:56.80 元(全四册)

目 录

第六十一章	情天恨海	(805)
第六十二章	除夕之夜	(819)
第六十三章	阳朔二小	(834)
第六十四章	两全齐美	(850)
第六十五章	五路瘟皇	(865)
第六十六章	摇山恶阵	(879)
第六十七章	铄羽南归	(893)
第六十八章	血染太湖	(908)
第六十九章	铁伞骄阳	(922)
第七十章	黄沙河畔	(937)
第七十一章	白衣女子	(952)
第七十二章	八桂烟尘	(967)
第七十三章	清溪留痕	(983)
第七十四章	紫绶秘笈	(998)
第七十五章	明枪暗箭	(1012)
第七十六章	天堑绝地	(1027)
第七十七章	宝录归宗	(1041)
第七十八章	恩怨了了	(1056)

第六十一章 情天恨海

东逐的江水，滚滚的呜咽流去。

古往今来，不知淘尽了多少英雄豪杰。

浪涛吻着堤岸，残月映着枯芦，荒凉冷凄的草坪上，司马行空激动的心情，随着江浪翻腾，米瑶英的情感，也随着江水扬波。这两人的感情虽然不同，而心湖的涟漪，都是那么不宁静。

经过了片刻的沉默。

司马行空一整面容，慎重的道：

“关于这一点，弟子确实听人说过，而且是非常详尽，但弟子却不敢尽信，但又不能使人不信。”

面对着功力极高，而又有十余年养育之恩，传技之惠的殊特仇家，他自己也不知应该如何措词？

一种极端矛盾的情绪，把司马行空搅得左右为难，然而他不能不试探着米瑶英的反应。

米瑶英的反应很显然，她脸上有一层淡淡的轻愁，是一种痛苦思索的象征，慢慢地，她移动着脚步，来回走了几趟，沉重的脚步，残踏在枯草上，“嘶！”“踏！”作响，那正代表她的

烦乱心情。

终于，她螭首猛抬，沉声道：

“是谁对你说的？”

“何止一人？”

“他们全都是这种说法吗？”

“嗯！”

“你也全相信吗？”

“他们说的人近理，使人容易相信！”

“他们怎生说来？”

“弟子是七步屠龙司马冲后代！”

“还有？”

“司马冲的武功、剑术、江湖上的声誉。”

“还有？”

“他金盆洗手，封剑谢客，收山安居的情形！”

“哦！还说些什么？”

“只到他在子母金梭之下遭人暗算寻仇，家破人亡的惨况！”

司马行空说到这里，声音悲壮凄冷中隐含着一股不可控制的冲动，仇恨的心情暴露无疑，两眼威棱闪耀，使人不敢逼视。

米瑶英呆滞的神色，凄苍欲绝的面容，泛上一层红晕，来往踱着的脚步，猛然一停，轻轻的说道：

“行空！在我还不愿问你仇家是谁以前，有几句话要说，你能答应我吗？”

她惨淡的神色，婉顺的音调，使司马行空大感意外，虽然他在他手下十余年之久，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女阎罗米瑶英有这等现象，因此，使司马行空无法拒绝她近于要求的口吻，点了点头道：

“师尊有话但请赐教！弟子是知无不言！”

米瑶英星目微睁，含着苦笑道：

“祁连山寒暑屡易，近二十年来我待你如何？”

司马行空却不料米瑶英有此一问，平心静气来讲，她对自己是爱如己出，无微不至，在记忆里，可以说是连大声喝叱也没有过，大丈夫，恩怨分明，心中虽有说不尽的杀父深仇，然而又怎能不依实答复她的问话呢？

他心想：米瑶英！你要想以感情动我，那是妄想，就算你待我天高地厚，父仇不共戴天，司马行空一是一，二是二，也决不能为了一时之惠，便放下这戴天之仇。

这种观念在内心一闪，表面上仍然平易的道：

“师尊的抚育之德，厚爱之恩，弟子终生难忘！”

他不说终生难报，而说终生难忘，米瑶英的心中有数，悠悠的叹息一声道：

“只要你终生难忘，为师的我也就够了！”

“师尊要问的就是这些？”

“不，还要问你，昔日的阎罗门，今天的长城派中人，哪一个对不起你？”

“师门中人，对弟子可以说一体尊敬，那完全是师尊的威严所赐！”

“你觉得本门行事过于狠毒是吗？”

“这个……弟子有时也不免有此想法！”

司马行空意料之中，米瑶英必会因此翻脸，因她的个性倔强，素来我行其是，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慢说是当面指责，即是背后谈论，也不想幸免。

出乎意料的，米瑶英毫不动容，脚下紧走几步，踱到费全功停尸的所在，一飞脚只把两面夜枭费全功的尸体，踢起三丈左右，呼的一声，飞去十余丈外，噗通，落于粼粼江水之中，溅起老高的浪花。

想是她把一腔怒火，难耐的出在已死的费全功身上，然后徐徐的道：

“像这种人？你也觉得过于毒辣？”

司马行空并不作色的道：

“费全功阴损好险，刁恶狠毒，死有余辜！”

米瑶英黛眉探锁。问道：

“使你背弃本门的原因就是为了司马冲吗？”

“不是！这是弟子事后才知道的！”

“那你为何背弃为师，不念我二十年的心血？”

她这一问，把问题的重心来个三百六十度的转弯，是司马行空始料所不及的。

本来他可以随便扯个道理来搪塞一阵，但是面对着养育自己近二十年的师尊，眼前的神态又是一向未有的凄惨，他也不禁为她悲哀，虽然是父仇所系，但一种自然的力量使他不愿说诚，便嚅嚅的道：

“弟子……弟子在西北道上，碰见了……神尼妙音……因此……因此改变了初衷。”

说时，他聚气行功，暗暗戒备，深恐米瑶英突下辣手，身子也不由后退一步。

谁知米瑶英猛一抬头面露笑意，抢着道：

“你是说你碰见了雪山的妙音师太？”

“是的！”

“那很好！她为人正派！也同情为师的遭遇！她同你怎样说法？”

“神尼只指点了弟子的武功，劝我重创基业光大武林！”

“她没告诉你司马冲的事？”

“她说司马冲乃是亡父！”

“神尼要你报仇？”

“没有！根本没告诉我亡父的一切。曾要我放弃一切恩怨！”

“她为何不详细的告诉你呢？”

米瑶英像是自言自语、惋惜、哀怨、孤独、悲苍、所有的意味，都表露无遗。

司马行空誓必要弄明白这段往事，毫不放松的道：

“神尼虽没告诉我仇家是谁，但弟子二三年来行走江湖，却也明白了多多少少！”

“那你已知仇家是谁了？”

“是的！”

“你打算怎么样？”

“弟子要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权其轻重，舍命而为！”

语未毕，跃身退出两丈，牙骨雪罗摺扇刷刷的科开，朗声叫道：

“师尊！二十年培育之恩，弟子紧记不忘，父母之仇，望师尊有以交代！”

虽然是突然而发，势派惊人，但米瑶英冷静如常，纤手连摇，淡然的道：

“行空！你还是这等性子！你准知道能在我手下占先吗？”

“父仇深似血海，弟子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明知不敌，但事逼出此，师尊恕弟子鲁莽！亮招吧！”

“你又准知我不还你一个公道吗？”

“司马行空！你太目无尊长了！”

紫影掠处，米瑶英已腾身五尺一侧，粉面铁青，耳畔球环不住晃动，似乎浑身都在战抖。

司马行空钢牙一咬，震臂抖扇，“凤凰于飞”，掌扇齐作，猛扑而上，势疾力沉，锐不可当。

他明白自己断非米瑶英对手，因此一上手就贯足全力，使出毒招，打算猝然之间奏功。

米瑶英并不是浓包，虽然司马行空的招式已经由妙音神尼指点改正，然而总不能到不可测的地位；焉能看不出他的来势？

她暗想：这孩子的武功确有进境，似乎不在乃父七步屠龙之下了！如此狠毒其心可见，真是前生冤孽！

她只顾沉思怀想，竟然忘记卸力还招。

眼看司马行空掌扇的劲力已自袭到，仿佛木雕泥塑一放，凝立不动，呆如木鸡。

司马行空不觉大奇，本来可以奋力一击，但不知怎的，硬下不了毒手，半途中撒手撤招，反而斜退七尺，愣在那里做声不得。

米瑶英此时已珠泪连滴，戚然地道：

“孩子！你怎么啦！为师的当年想死在你父手中而不可能，眼看着你已长大，总算赎了我一点罪孽，对得起死去的司马冲，你今晚能把为师的毁了，那我算是得到了应得的报应，死后可以见你那无情无义的父亲，我的心也安了！来！来！

让为师的死得心安理得！”

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凄凉的声音了。

司马行空听在耳内，也觉心酸，凄然欲泪，也嘶哑着声音道：

“师尊！非是弟子无礼，怎奈血仇难忘！”

米瑶英毫不为忤，连连点头道：

“是的！为师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时年轻，一时意气用事，至今耿耿于怀后悔莫及，忏悔的心情，何曾片刻忘怀，无形的惩罚、痛苦其实比死还要难受，先前还一心希望把你扶养成成人，稍赎过失，如今你幸已成名露脸，不愧七步屠龙之后，为师的可以说是心愿已了，别无牵挂，死当瞑目，冥冥之中报应循环，还有什么留恋的呢？”

这位一向心狠手辣的女阎罗，此时竟如怨如诉的娓娓而谈，声如孤山猿啼，怨女幽泣，其凄凉之况，感人肺腑，却不是可以假得来的。

司马行空这时左右为难，私忖：

父仇可以不报吗？母仇可以不管吗？

而偏偏当前的仇家，既有恩于自己，而且是恩同父母的养教之师，同时看她目前悲苦之态，铁石人也要为之一掬同情之泪，又怎能忍心呢？

他本是性情中人，一想起米瑶英的悲痛生世，觉得她也够可怜的，一个少女失去她一心爱着的人，其创痛可想而知，一时冲动，铸下了弥天大错，情天难补，恨海难填。

忽然，他也想起了自己当前的情况……

冷清秋、仇嬉春，似乎已名花有主，“情敌”又是生死之交的东方曙，无情无息之中自己在情场上一败涂地，今后还到哪里去找像冷清秋、仇嬉春这样的奇女子？

司马行空心念至此，顿时也感到人生乏味，对米瑶英的同情之心，更加坚定。

他想：彼此虽然男女有别，但爱的领会则是一致的，悲哀是相同的，假若东方曙同自己是泛泛之交。说不定早已下手除去，男子汉的胸襟尚且如此，何况当时米瑶英是妙龄少女呢？

这时，米瑶英又已无限感慨的道：

“孩子！也许你还不曾领略为师的当时处境，爱与恨，本来是很难分开的！但愿你以为师与你父作为前车之鉴！为师的话已说完，最后惟有盼望依每当祭奠之时，勿忘为师的一片苦心，也顺便一祭，则如愿足矣！……”

言及至此，米瑶英已泣不成声，跌坐在枯草坪上，两眼痴痴的，看着中天残月，片片白云。

司马行空已泪眼婆娑，不觉悲从中来，半晌沉吟不语，一时但听夜风呼啸，江水呜咽。

良久——

他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毅然道：

“师尊！上天捉弄，夫复何言，弟子父仇不报枉为男儿，师恩不报也同禽兽，敢请师尊自裁以了宿愿，弟子一死以酬师恩！”

米瑶英听到这里，突然一跃而起，紫影乍动，已飘至司马行空身侧，探右手，疾如闪电，已把他的执扇右腕捏个结实。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司马行空猝不及防，只觉着右腕一麻，全身血脉一阻，运气维艰，周身已动弹不得，右手的雪罗摺扇，吧！跌落在地。

司马行空这一惊非同小可，暗骂自己糊涂，连米瑶英的蛇蝎之计居然没有看出半点，如今欲施无力，白白送了一条小命，好在嘴里还可以说话，正待开口叫骂。

又听米瑶英说道：

“孩子！你怎能如此糊涂，我是死不足惜，反正已到垂老之年，还能活得多久，你有什么过错？我害得你失去父母，罪有应得！你身系司马一脉香烟，正当有为之年，怎能有这等想法！岂不叫为师罪孽加重，遗恨加深！自裁！是的！我只有自裁一途……”

她说到这里，又把手轻轻的放下。

司马行空暗喊一声：“惭愧！”幸而适才没有破口大骂！否则岂不误会到九霄云外。

弯腰去拾地上的牙骨雪罗摺扇，“叭！”一个五寸许的翡翠如意由袖口中滑出。

油绿绿的，迎着月光闪闪生辉。

米瑶英一见，惊奇的叫起来道：

“翡翠如意！”



司马行空漫不经意的拾了起来，顺口答道：

“是的！”

米瑶英面色凛然一变，声如空谷鹤鸣，鹰啸九霄，厉声道：

“闻得你与别人分掌灵犀，何时又入徭山门下？说！”

杀气充满眉宇，怒意隐含嘴角，两只紫色袖子也抖得笔直，大有一触即发，作势欲搏之慨。

司马行空心想：你早要如此，岂不大妙，怕我打不过你我还会使坏吗？最不济也要在言语之中气你个半死不活。

心里这样想，嘴里可没说。款尔一笑道：

“转到徭山门下？那没这么容易！”

“既非徭山门下！哪来徭山一派阳朔山白玉坪的最高信物？”

“你是说这翡翠如意？”

“不错！”

“难道一定是徭山门下才能有？”

“那你是替徭山奔走，投书下柬了！”

“弟子尚不致为人鹰犬做人奴才！”

“受琼瑶仙子之聘？”

“更不会了！”

“那从什么地方来的？”

“抢来的！”

“呀！抢来的！来自谁手？”

“冰湖怪残郑凯元！”

“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原来是他！算他聪明，他若明着投帖拜山，我不留些记号才怪呢！”

“郑老怪上了祁连山？”

“嗯！为师的未在家，他偷偷摸摸丢个帖子走了，我还以为是琼瑶亲自出马呢！”

“弟子也在被邀之列！”

“她约你在什么时候？”

“开年的端午日！”

米瑶英连连点头，黛眉深锁，十分忧忡的说：

“大概她都约在端午日，看起来琼瑶的野心不小，行空！届时要小心一二，徭山一派武功诡异，内外都有独到之处，尤其各种歹毒邪术暗器，更为宇内一绝！”

司马行空颌首道：

“师尊不打算去吗？”

米瑶英苦笑着道：

“我乃这次阴朔山白玉坪大会的主要目标，这次出山本来想先上一趟八桂，探些虚实，不料碰到崇明三怪，而又生了些闲气，而今想去也去不成了，只好使琼瑶仙子大失所望，空负胜会白费心机。”

“为何去不成呢？”

“我已接受你意见的一半，决意自裁，以谢当年之过，还了你父血债，完成你的宿愿！致于你父欠我的情感，那只好算是前生冤孽，冥冥之中自有的安排……行空！念在师徒分上，你……你……”

“师尊！你……”

“你听我说，第一，你要保重自己，延续司马冲的香烟，继承司马冲的威誉，第二，收拾我的残骸，安葬在南阳卧龙岗麓！……”

“师尊！你……你……”

“行空！你不要说话！坟前立一碑记，上写，故义母米瑶英凝魂节骨之墓，下刻：受业义子司马行空立！你做得到吗？你……”

米瑶英声泪俱下，泣不成声，音调是如嗥如嚎，低沉怕人，情绪是哀怨至极，感人异常。

司马行空虎目之中，也不禁热泪盈眶，滴如雨下。

他不料米瑶英会这样哀怨，这样悲切，而一反女阎罗作风的这样温婉，事隔二十年，她还念念不忘当年的一段旧情。

真情是感人的，司马行空要不是为真情感动，除非是失去了人性。

这时，他反而自己打圆圈，嘶哑着喉咙道：

“师尊！弟子……弟子……”

米瑶英泪眼滂沱的道：